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一堂課

雙城記 何冀平

近日，發生這樣一件事，幾乎人見人憎。相聲名家郭德綱主持一個選秀節目，挑選相聲新人，發掘相聲新作。入選的組合要上台介紹自己，再說一段自己創作的相聲小段。

這一場來了一對男女，穿着寫着數學公式的短衫，上場先送給郭德綱三本書《說出你的笑：校園相聲學》、《相聲的有限元》和《邏輯搞笑實錄》，並贈言「你能看得懂第三本就不錯了。」鏡頭轉向書上的題詞：「看懂難，應用更難，咀嚼咀嚼！」很少見這樣的送書贈語。

兩人自我介紹是一對創作相聲的博士夫婦，不認同郭德綱對相聲的評價標準。自稱用科學方法致力相聲創新15年，創造了500多段相聲，用的方法，就是他們寫在身上的，沒人看得懂的複雜公式，宣稱，只有含有科學技術的相聲，才有未來，才是明天我們孩子聽的相聲。

現場兩人說了一段自我創作，名為「浪漫來了」的相聲，沒有表演、沒有技巧、沒有說學逗唱，像是兩人對話，關鍵是，說是相聲，但一點不好笑。通過公式做出來的相聲，像一個格式化運轉的機器人，完全沒有靈魂。面對兩個來「踢場子」的博士，郭德綱表現很有修養，他忍下冷嘲熱諷和挑戰，不卑不亢一直笑臉以對，出言準確、謙遜又不失力度，最後評判他們的作品「通不過」，這讓本來以為會奪得冠軍的博士，面子上下不來，心中不服，喧囂着「等着瞅」！

郭德綱告訴我們一個事實，即便你的包袱再好笑，觀眾再開心，他們也不一定願意買票。寫了500多段子，讀了十幾年書，博士應該明白一個簡單道理，藝術作品是面向觀眾的，要得到觀眾認同，是一張張票，一個個觀眾，一個個掌聲響起來的，比宣傳、海報、自吹自擂都有效力。可惜這麼簡單的道理，博士剛聽到，還不一定明白。也難怪，道理雖簡單，有時候身經百戰的「大藝術家」，也不一定明白。

面對兩個口口聲聲自稱博士，飽讀詩書，滿嘴科學技術，要用公式搞創作，要改革舊相聲的「有識之士」，不禁想問，我們的高等學府培養的是什麼人才？對比之下，只有小學程度的郭德綱，比他們有文化有修養有真才學，同場出現，經緯分明高低立見。而觀眾和老百姓還是清楚的，以嘲笑的掌聲，送兩個博士下台。網上一傳播，得來更多的笑罵唾斥聲。

這是一個節目，也是一堂課，令我們做創作這一行當的，明白許多，也想到許多。

街頭藝術之魅力

此山中 鄧達智

畫廊、博物館、藝術展覽館等等展出無可厚非精湛，可惜只供展覽、純單方面展及看、從旁欣賞，無關互動。藝術移師街頭，雖非曠世價值連城珍稀名畫或雕塑，透過埋身互動，更能觸動人心。

歐洲大城小鄉尤其文物豐盛所在，往往吸引流動藝術家們到此就地畫畫、歌唱或樂器演出、行為藝術與默劇，旁觀者隨時不止旁觀，更會參與，甚至同場演出。

好些城市出現不同種類的牆畫，如非惡意噴畫在人家的房子，而是畫上牆畫將環境美化，為城市魅力添光彩，無任歡迎。智利首都聖地牙哥牆畫之多，敢說世上首都中首屈一指，然而離開它兩個小時車程的漂亮海港Valparaiso漫山遍野貫穿整個城市、大若大比整棟高樓房子、小若小於街巷不顯眼小角落充滿各具特色，色彩斑斕創意高層次的畫作，讓喜愛街頭藝術慕名而來者，一飽眼福。

年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授世界歷史遺產之榮耀予檳城並馬六甲同得，自此吸引遊客無數，打破兩個南洋歷史文物活化石的寧靜；當然也帶來不少經濟效益。歷史老屋、宗教崇拜之地不說，就是兩地藝術家畫下街頭地畫或牆畫已經吸引萬千遊客，拍照打卡，這種互動更能讓過客留下深刻印象。

附圖為筆者造像於檳城《姐弟乘風》，描繪小姐弟倆騎單車的童畫，配合如假包換半輛實物單車，讓觀賞者可作狀坐尾座，也可像筆者摟車邊，乘風飛起，好玩一場。

每次看着這張《姐弟乘風》，必思念我早逝至愛二姐及三姐，追憶我們童年跑到村後小山坡上、學踩單車的趣事。

道路上遇到的荒謬事情

發式生活 余宜發

其實每天也看見很多很多新聞，有關交通意外，或者是行人不小心過馬路而釀成車禍。雖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好多時候以我這個駕駛人士來說，眼見有很多人過馬路也很不小心，我可以說是不聰明的過馬路；不聰明的對待自己的生命及不聰明的判斷路面情況。

剛剛從電台駕車回家的十分鐘路程，已經眼見有很多行人真的很不小心的對待路面情況。就好像我從廣播道離開公司，前面便看見一個女子完全沒有嘗試想着看看身邊有沒有車輛駛過而魯莽的橫過馬路，非常危險。

當我駕駛着車輛的時候，看見這種情況，也不禁的搖頭嘆氣，而且還說：「為什麼你們過馬路可以這樣不小心，完全沒有想過要看看路面有沒有車輛駛過？」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只要我踏上馬路，駕駛人士便會讓路給我，這種想法真的太荒謬，如果遇着一些駕駛非常小心的人來說是還可以，但如果遇着某些粗心大意，或者完全沒有想像會有別人衝出馬路的駕駛人士，便可能釀成另一宗交通意外；往往這些不小心過馬路的人所引致的意外，都變成駕駛人士的錯，雖然我也是一位駕駛人士，但我其實是以一個平常心及客觀的思想去對待這些亂過馬路的人，有時我也會說：「你的不小心，便會令駕車人士蒙上不白的罪名。」

另一個剛剛在回家路上遇到的路面情況，就是我正在走向自己的座駕的時候，看見一輛正在駛過的汽車，真的發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除了是行人在路上不經意地拿着手機看之外，竟然這個駕駛人士也放手讓自己的車輛向前行，但他就只低頭看着手機，你覺得這是不是很恐怖的情況？在這個不適合的情況下看手機，已經變成城市及道路上的殺手。看見這個司機這樣對待駕駛，我又不禁地搖頭嘆氣。

另一個令我搖頭嘆氣的事情，就是當我回到家裡的停車場入口的時候，在這個入口站着兩個人，他們明明看見有汽車即將駛入，但仍然無動於衷，仍然站在這個地方，完全沒有危險意識，留意會被車輛撞過來。所以駕駛人士在道路上面，其實也有千千萬萬個為什麼？點解這麼多人過馬路的時候還看手機，沒有危險意識，最重要的是，自己是不是一個聰明的路上人士？政府宣傳片經常也會提醒駕駛人士，要做一個聰明的司機，但其實行人不是應該也聰明一點嗎？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政府會出一條法例，不准過馬路時看手機，好可能這樣會救回你一命。

喜鵲與批撻

隨想國 興國

批，是蘋果批的批，也有譯作蘋果派，英文原文是Pie。撻，是蛋撻的撻，也有譯作蛋塔，英文原文是Tart。

批及撻與喜鵲有什麼關係？我是看到日本二十一世紀研究會編、林郁芯譯的《食物的世界地圖》（時報文化出版）才得知的。因為這本書說，喜鵲的英文是Magpie，有時會簡稱為Pie。喜鵲的特性是會「將樹枝、碎片等很多東西湊在一起做成鳥巢。」而批這種在中世紀歐洲就有的料理，是「集結所有現成的東西，毫不浪費地放進揉好的麵皮裡燒烤，當初可能就是以喜鵲築巢時善用所有東西的方式做比喻。」

這樣看來，像蛋撻和蘋果批，只有單一食材，就不能和喜鵲扯上關係了，要有很多餡餅在其中，才能是喜鵲般的批了。那麼意大利的披薩材料豐富，更像喜鵲了。

喜歡看英超比賽的球迷，相信都知道紐卡素球隊的吉祥物就是喜鵲，而英國球迷稱紐卡素的綽號也是喜鵲。不知道紐卡素的隊中成員，是不是都喜歡吃有多種餡料的批、撻和披薩？

批的外皮是將切成細碎的奶油，摻和在麵粉裡，烘烤後會較有層次感。撻的外皮則是把常溫的奶油和麵粉拌勻，烘烤後較為酥脆。這是批和撻不同的地方。至於放什麼作餡料，是否像喜鵲般加進各式各樣的材料，那是看各人的喜好了。

喜鵲在香港的山上看得到，體色是深藍至黑，腹肩則為白色，行山時看見，記得下山後去吃個甜甜的批或撻，因為喜鵲象徵吉祥，能夠時常吃上多種餡料的批、撻或披薩，表示身體健康，而這，就表示生活得如意吉祥了。

港珠澳大橋海域白海豚增加

古今談 范舉

香港的環保組織發出了令人震驚的訊息，白海豚嚴重減少了，僅僅剩餘四十一條。因此，他們堅決反對香港進行填海和任何建築工程。

這種說法，經不起事實的考驗。港珠澳大橋經過八年的施工建設，九月份就要通車，港珠澳大橋海域的白海豚不是減少了，而是從原來的一千四百條，增加到二千零六十條，增幅達到了百分之四十七。

最近，珠海的九洲港組織了海上觀察白海豚的旅遊團，一日共有三個航班，生意滔滔，形成了一個旅遊熱點。中華白海豚，是古老的生物，有「海上的熊貓」的外號，相當聰明，動作矯健，和人類非常親近。這將成為吸引世界遊客的重點項目。

中國在興建港珠澳大橋的時候，就下了一度環保的禁制令，任何在海上施工的工人，必須領取「白海豚保護證書」，才能上崗。即是說，每一個工人都要接受海上的環保知識的訓練，要懂得保護海洋，要懂得白海豚的生活習性和環境。第一，挖掘海床的時候，不能把海底的污泥擾動，讓海水變得混濁，必須採用管道吸啜排上躉船的辦法。建造橋躉的時候，必須採用巨型鋼鐵大圓形筒插入了海床，把海底的污泥包圍，然後加入碎石，再灌入混凝土，使得海底淤泥凝固下來，才可以進行無聲的打樁。

白海豚的聽覺非常靈敏，最怕聽到打樁的噪音，聽到噪音，立即遠遠離開牠們生存的環境，這樣，工程一開始，白海豚就走光了。中國建設橋的科學團隊，採取了嚴格的綠色訓練和管治的政策，有利於中國建橋事業走向世界，獲得世界級的工程合約。

為了摸清白海豚的習性，中國的海洋生物專家對於白海豚進行了水面和水底的拍攝工作，一共拍了三十萬多張照片，利用人臉識別的科學技術，發現了每一條白海豚的面貌都是不相同的，就好像人的面貌一樣，結果識別出當時約共有一千四百條白海豚。

八年過去了，經過人臉識別系統，發現了白海豚的數目增加到二千零六十條。秘密在哪裡？原來，珠江口位於西風帶，大量的淡水出了珠江口，由於風向的特點，偏向了向西流動，靠着珠海一帶。

由於珠江上游最近八年來整頓了大量地排泄污水的工廠，河流裡面的微小生物和魚蝦蟹也增加了，食物數量增加，吸引了更多的中華白海豚，白海豚繁殖率也大大提高了。白海豚不喜歡鹽分太高的海洋，偏偏赤鱲角附近的海水太鹹，而且啟動了填海工程。

所以，香港海域的白海豚也趕到了零丁洋的港珠澳大橋與西面的白海豚聚在一起，出現了珠海的白海豚增加了，赤鱲角的白海豚減少了的局面。

■中華白海豚 網上圖片

凝望父親

百家廊 章中林

英國詩人威廉．華茲華斯曾說：「父親！對上帝，我們無法找到一個比這更神聖的稱呼了。」坐在父親的病床前，凝望着父親愈發蒼白的臉，忽然不知怎的就想起了這句話。我久久地凝視着，在那一根根扎眼的白髮中找尋過去那個偉岸的身影。

父親是我一生崇拜的對象。從兒時起，我就喜歡站在父親的身後凝視父親，總想從他的瘦小的身上找到母親告訴我的驕傲。

讀師範的時候，父親成了紅小兵，參加了大串聯。那時，串聯真幸福，竟然可以免費乘火車；竟然可以得到免費食物；更重要的是還能見到毛主席……這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呢！我們村裡可就只有我的父親有這樣的榮耀。那時，父親回村應該是腰桿筆直，精神抖擻吧；應該是萬眾矚目，競相爭睹吧……我想應該是的。不然，村裡的老輩人說起父親怎麼都伸大拇指呢，母親說起父親怎麼都滿面春風呢？我自然也為有這樣一個父親感到自豪。為向小夥伴們炫耀，我還時常把父親壓在箱底的紅袖章、毛主席的石膏像搬出來，就連父親那秘不示人的與毛主席一起的合照也成了我的資本。

父親對這些並不放在心上，也從未在我面前提過一字半句。我把照片偷出來，還被父親用籐條狠狠地抽了一頓。「做人要低調，過去的歷史有什麼炫耀的呢？」父親總說這樣的話，一點也沒有我心目中偶像的高大和果敢。父親做人低調，做事卻從未低調過。串聯之後，他被安排進軋花廠。軋花廠在那個年代可是個肥缺：看棉花等級，一級就是一級錢。廠裡職工明裡暗裡都會收些鄉親的實惠，只有父親「油鹽不侵」（母親語）。最後，因為受排擠，他和廠長幹了一仗，憤而辭職。

父親憑着頭上的光環又被安排進了供銷社。那個年代，買什麼都要憑票，你說供銷社多紅火！「多少人擠破頭也想鑽進去，就你老子榆木疙瘩不知珍惜。」今天，母親說起父親還心有怨氣。是啊，受了一次教訓，也該長些記性了，但是他偏不。看到主任私下往煤油裡注水，他竟在會議上公開批評。上級單位一查，結論是事實不存在。這次，父親因詆毀他人，不注意團結，被供銷社直接請出了門。

為了這件事，母親不知道和父親鬧過多少，但是他總是那句話：「我做人行得正，坐得直，至少不會被人戳脊樑骨。哪裡做事不是幹革命，哪裡做事還會沒有飯吃！」

飯是有得吃，但是父親卻從此徹底地離開了單位，回到了農村，每天和土地打起了交道。但是父親並不以為意——「哪裡不是生活呢？土地比人誠實，你出多少力，它產多少糧。生活真實、安心、實在，什麼比得上呢？」

回村之後，因為父親是師範肄業（父親所在的「五七大學」在文革期間被砍了），在村裡算是文化人了。鄉親就推薦他做起了村民小組的會計。父親做得非常認真——每一筆賬，每一個工分，他都記得明明白白。雖然村裡有三十多戶人家，但是哪一家什麼賬，他都爛熟於胸。年終，就是不盤賬，哪家超支，哪家結餘，他能做到分文不差。

我奇怪父親記憶力怎麼這麼好，他卻說沒有什麼訣竅，天天盤，有什麼不熟的呢？人不糊弄賬，賬就不會糊弄人。是啊，沒有弄不明白的賬目，錯誤的出現都是緣於不正的心態和錯誤的行為。父親將工作原則作為人生準則，他是想以此來教育我們做人要真實、要方正。

父親一生平和安靜，與世無爭。今天，七十多歲了，他依然耳聰目明，思維敏捷，精神矍鑠。在我的記憶裡，父親從未與人紅過臉。有矛盾，他也從不放在心上。他始終恪守着先人後己的為人準則，從不在經濟上和人計較。哪怕自己吃虧了，他也是笑笑就過去了。土地分到戶的時候，和母親吵過架的濟民叔，說父親在分地時不公，把一塊孬地分給了自己，要與父親換。母親堅決不同意，但是最後父親還是用一塊肥地和他換了一塊荒地。

面對母親的埋怨，父親笑笑說：「他妻子長期病着，生活本來就困難，就算幫他們一把吧。荒地種熟了，不照樣高產嗎？」

母親沒有辦法，搖搖頭，喃喃地說：「就你覺悟高，老實頭一個。」

父親確實是一個老實人。做了四十多年的會計，從組裡，到村裡，到鎮裡，賬目上從來沒有出過一點差錯。臨退休了，他也該提些要求了吧，但是一份低額的養老保險，他就滿足了。

對自己的事，父親總是輕描淡寫的，但是對他人的事卻非常上心。即便是芝麻綠豆大的事兒，他也當作大事。鄰里之間有什麼糾葛，父親是能讓就讓。有時即便自己吃了啞巴虧，他也不在意。我們怎麼能受得了這樣的窩囊呢？而父親卻總是說「退一步海闊天空」，或者「吃虧是福」，我們也漸漸地學會了寬容和忍讓。

父親不怕吃虧的態度往往能夠感染人。村子裡的許多事情，他一出面雙方往往能夠在相互退讓中得到圓滿的解決。也因此，村子裡有個什麼需要調解，需要決斷的事情，鄉親們都喜歡找父親。而父親呢，也樂於當和事佬，一請就到，一到問題就能和平解決。

因此，父親雖然七十多歲了，依然在鄉親們心中備受尊敬。就是這次生病，還有許多鄉親專門趕來看望。而這時，父親倒不習慣了，「你看，你看，我一個糟老頭子了，還這樣勞累大家，慚愧，慚愧。」

父親沒有給我留下什麼物質財富，但是卻給予了我如山一樣的精神積澱。他就像立在河裡的蓮花，平凡卻高潔；他就像一棵長在地裡的棉花，樸實卻溫暖；他就像一株生在田裡的水稻，弱小卻獨立……凝望父親，我似乎又聞到了空氣的清新，泥土的氣息，草葉的芬芳……

■父親就像立在河裡的蓮花。 新華社

兒童戲劇教育

演藝蝶影 小蝶

兒童劇市場在近年有銳不可當的趨勢，往往成為票房保證。有時候，成人劇即使有大明星助陣也未必擔保一定賣座，兒童劇的賣票情況卻是十拿九穩。因此，上演兒童劇是不少劇團的賺錢手法。即使劇團本身不是專演兒童劇的，也會偶然來一齣迎合小觀眾口味的製作，以幫補平衡該劇季的收支。

兒童劇固然能為劇團帶來穩定的票房，可是，即使是專演兒童劇的劇團，一年最多也只可以演出兩三齣，其餘的日子如何可以從小孩身上獲取收入呢？不少劇團的其中一項更恒常的收入便是開班授徒，教授兒童戲劇。

所謂兒童，其實年齡層可以很廣闊。若十三歲為青年的話，十三歲以下的都可算是兒童。這樣算來，大約是幼稚園生到小學生都是少年兒童，當中應該也有十年吧？目標對象達十個年歲這麼多，應該是一個甚有潛力的文化產業市場。

近年來，香港家長已經懂得為小孩子的校外活動發掘新興趣，鋼琴、芭蕾舞等已經不再是潮流，豎琴、拉丁舞等等才是新的熱門活動。戲劇這種相對來說較小眾的表演藝術也因此而逐漸受到家長的重視，紛紛讓子女們學習戲劇了。

所以，不少劇團都因此而舉辦戲劇課程。大型的劇團甚至另闢地方成立戲劇學校，又或特設戲劇教育小組，專門教授小孩子演戲。至於規模較小的劇團，則可能會由劇團的負責人親自教授戲劇，又或另聘專人教授。劇團一年四季若都舉辦初、中、高和深造班，又或是幼兒、孩童、少年等班別的話，那麼自一名學生走進劇團的戲劇學校，起碼也可以留在戲劇教育班一年的時間。

這一年來，劇團便可以有較為穩定的收入了。若巧立名目，如開設「贏在起跑線班」，連嬰兒也可以來讀「以戲劇打開觸覺班」，或給升中一的學生唸的「由小變中的戲劇橋樑班」等，則更加可以有額外的金額進賬。這種恒常的收入對於一個機構的發展是很有幫助的，所以兒童戲劇教育的課程在市場上真的多得不可勝數。

話說回來，劇團開辦兒童戲劇教育課程除了是金錢利益之外，對於香港的戲劇教育發展是非常有利的，因為可以為香港戲劇培養接班人。很多表演藝術家，都是從小開始對其從事的表演藝術產生興趣，因而開始學習、鍛煉、研究，終成大器。像鍾景輝King Sir，他對戲劇的興趣便是始於他在三歲時在舞台上扮演一頭小羊，令到他在中學時參加劇社和在大學時進修戲劇，最終成為香港的「戲劇大師」。

戲劇教育，就如其他教育一樣，培育人才雖然不一定是愈早愈好的，但若能在孩子們身上開始撒下戲劇種子，加上長年累月的栽培，使他們覺得戲劇就是他們生命中的一部分，這樣，戲劇藝術才能在最佳的土壤中茁壯成長。即使他們長大後未必人人都是戲劇家，但若能做到個個都是鑑賞家，那已經是非常不俗的成績了。

當然，先決條件是教授戲劇的本身是真的有才華和有心培育接班人的戲劇人，而非純粹將戲劇課程當作是個人謀生或作牟利用途幌子的「偽藝術商人」。